

王银的稻田

陈力

平利大贵是个好坝子，多水田、产好米，生养的男娃白白胖胖，生养的女娃细皮嫩肉。以前外地姑娘嫁到这里，娘家的邻里都会啧啧夸赞道：“这女娃有福！嫁了个好地方，大米饭管饱吃。将来生的孩子也是‘一碗米’长大！”农村人说的“一碗米”长大，指的是好田好地对勤劳之道的庇荫和馈赠，人从小命好，衣食无忧，不遭饥寒。

王银就是坝子上的嘉峪寺村人。认识他的时候，是在2020年秋分时节。大地华彩，瓜果飘香，稻谷归仓。他通过镇上工作人员找到我的联系方式，打电话给我说，今年稻田养鱼产业有了规模，成效不错，正在打谷子、捉肥鱼，还搞了个简单的丰收节活动，想请我帮忙宣传宣传。我以前没见过稻田养鱼，觉得有些好奇，于是立即答应下来。但说心里话，在去稻田的路上，我内心是有些“怀疑”的——王银的稻田养鱼是不是就是个噱头，弄几条鱼放在稻田里而已？

到达稻田后，看到沉甸甸的稻穗，上面洒满阳光，就像看到久违的老朋友。我习惯性地剥开两粒稻谷，把米粒放进嘴里嚼一嚼，满嘴的香味儿。谷穗与拌桶撞击发出的“嘭！嘭！嘭！”声，在坝子上阵阵漾开，仿若大地的心跳。王银正和几个村民一起在稻田里的鱼池子和深水沟里捞鱼，田坎上已经摆放了十几箱子鱼，条条鱼形肥大、煞是

喜人。看来王银所言不虚，真正把稻田养鱼这件事弄成了。

忙得差不多了，王银细细和我交流了起来。他高中毕业后就外出务工，先后在天津大港、辽宁本溪、广东东莞、山西运城从事建筑、装潢、餐饮、煤炭等行业，靠着辛苦努力，最终也小有积蓄。因为父亲早逝，母亲岁数渐大独居在家，王银选择回到大贵，开始经营过一段时间的茶叶和绞股蓝产业，2003年的时候开始在集镇上做起猪肉生意。简简单单的猪肉生意，王银也能弄出“花样”来。没有别的诀窍，一靠勤劳，起早贪黑不说，别人杀猪要请两三个帮手，他只请一个，自己一人都能扛得起两百斤的猪肉。二靠细心，能准确猜到买者需要什么类型的猪肉，下刀后大小适宜、肉形美观，让“回头客”成为“回头客”。让王银自豪的是，最多的一天，卖出过12头猪3000多斤猪肉。

2018年年初的一天，王银的“牛脾气”上来了，给媳妇“甩脸子”，就因为一碗米饭的事儿。他吃着媳妇做的米饭，觉得一点儿都不香，奇怪媳妇说：“你现在厨艺简直不行了，连个米饭都煮不好了！”王银媳妇一肚子委屈：“不是我煮得不好，是现在买的米不好吃了。”王银还是不信，过了两天还专门找到柴火灶自己动手煮了一大锅米

饭，果真没法吃出以前的香味儿来。王银陷入了思考，想吃味道好的米没有，但村里的好水田很少有人种了，都说种田划不来，如果把自己的劳动力算进去还要亏本。但水田荒芜了，的确让人觉得可惜。

回老家嘉峪寺村种田去！王银不顾媳妇的反对和旁人的不解，毅然作出决定。说是种田，但王银又是在田里掏深沟，又是在田边挖池子，看到的人都懵了，说王银不是在种田，是在瞎折腾。王银没有解释过多，他在内心坚定信念：别人能搞成的稻田养鱼，自己也一定能够搞成！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通过两年的努力，王银把事情弄成了，平均下来，每亩田产稻谷800余斤，养鱼千余斤，实现了“一田两用、一水双收、渔粮共赢”。村民都佩服起王银来，还编了一句顺口溜：王银王银，干啥都成！

2020年，王银又有了更大的动作，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，把村里连片的四五百亩水田流转过来，推行稻鱼共生全产业链式发展模式。在准备实施水田改造，让小田变大田的时候，王银经常一个人整天蹲在田边上看，时而皱着眉头，时而会心一笑。他媳妇担心地问：“老王，你没事儿吧？怎么变得神叨叨的了！”王银默而不语，继续着他的思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施工，王银将他学习到的、思考过的在田间地头变成了现实。

大田里的鱼池子有圆的、有方的，中间是漏斗状，可以排污，可以增氧。王银自信满满地介绍着这些，嘴里不时说出一些专业术语，俨然是一个农业专家。王银还说，他准备在田坎外建一个小的玻璃房子，可以坐在里面喝茶，看着连片的稻田，鱼儿在里面嬉戏，阵阵稻香扑鼻而入……没想到，粗汉子王银也有如此细腻的诗情。

前一段时间，再次见到王银，他正组织着对水田进行翻整。夕阳映在水田里，泛着粼粼的黄晕，映衬着大地的肤色，预示着丰收的成色。在一处大田里，一侧是机械在翻地平地，另一侧是牛在犁地。耕牛遇上“铁牛”，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，成为难得的乡村图景和田园记忆。犁地的人跟王银打趣说：“老王，你这当老板的人了，早都不会犁地了吧！”王银听了，立马脱下鞋袜，挽起裤腿迈进田里，扶起犁径直将牛往前赶，“这是庄稼人吃饭的手艺，怎么可能丢呢！”

忙碌了一天，还没换下满是泥土的衣服，王银就来到集镇上的一家常去的小饭馆，叫了一份炒面，一盘拍黄瓜和一碟油炸花生米，当然两瓶“二两五”是必不可缺的。就着简单的吃食，几口下肚后，王银觉得周身的疲劳消了大半……

茶，一片绿叶茗天下。纵古今，爱者衷情她。

茶，日月雨雾孕灵芽。春出闺，杯中羞开花。

茶，婀娜清香姿色佳。沁心神，苦甘品后呷。

十六字令·茶

陈世斌



穿街走巷「美容师」

柯安

小城的清晨，因清洁工而清新。

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就如同一个小女孩爬上房屋顶上露出来的小脸蛋，也如同熟透了的柿子挂在枝头。

住在小城的人们，一清早就开始忙碌，如同水里的游鱼自由流动着。这期间有一位清洁工会起得更早些，她大约四十多岁，身着火黄色清洁制服，个头中等，身躯显得瘦弱，从她的容颜上可以看出，她是经受过岁月风霜洗刷过的人。大约在每天凌晨4点多钟，她准时出现在我单位大门前街道上清扫垃圾，我屋里的监控视屏看得一清二楚。

我在这个地方干了四年，没有一天没看到她。虽然，她经常进我们的机关大院里接开水和上厕所，但很少和我搭讪说话。

真正于她有近距离接触是在我的工作室里，她手提着一个蛇皮袋子，给我屋里接开水的治安民警说，她在大街上清扫垃圾时发现的，民警打开袋子，一看里面装有一部智能手机和285元人民币。她说希望民警帮忙找到失主，民警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了失主，原来是一位农村卖红苕粉条的妇女，不小心将东西遗落在街上了，民警将财物归还，失主非常感谢她，还送她一捆红苕粉条，她说啥都不要。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成了熟人，有了更多接触和了解。

她是贵州省人，早些年在外打工认识了旬阳一个男娃子，二人在一起打工多年，互相有了解，走到了一起，组合成一个家庭，有了孩子，她带孩子洗衣服做饭，丈夫在矿山打工攒钱养家糊口，小日子过得还算幸福，在旬阳城里买了房子，孩子也在城里最好的学校上学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丈夫因在矿山干活时间太长了，得了治愈不了的尘肺病，丧失了劳动能力，反而还需花去巨额医疗费。这一下就和天塌下来一样，沉重的负担压在她一个弱女子肩上。她哭过，也向别人诉说过，但是，她想还是要擦干泪水，面对这一切。于是，她试着开店做生意，到后来亏得血本无归。四年前经人介绍当了一名城市环卫工人，负责150多米长的街道。

虽然这份工作很苦也很累，但她非常珍惜，干起来十分认真。每天早上早起，先把家人的饭做好，就赶紧来上班。她所在的这段街道旁树木多，从阳历三月开始到阳历十月才落叶结束，一天清扫无数次，一直干到中午12点钟，中间休息两个钟头，她得及时回家做饭。2点钟又开始上班，晚上11点钟下班。就这样一天一天，一月一月，一年一年干着。冬受严寒，夏经酷暑。

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些行人，乱扔手纸果皮。我问她你恼恨这些人不？她轻轻一笑，对我说，没有他们就失业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开玩笑和她说，给你们环卫所领导说一声，把你评个劳动模范咋样。她笑着说，不用了，给涨点工资，发点奖金那才实惠。说着她拿起扫帚，清扫垃圾去了。

有时候我看她太辛苦了，心里替她难受，便劝她换份轻松的工作。她笑着对我说，是苦点累点，但我坚信苦尽甘来的话。是的，我想也是。这几年她坚持一方面打工，另一方面精心细致照顾患病的老公。老公的病情也有所好转，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。她觉得自己有奔头了，也有盼头了，她这几年的苦没有白吃，罪没有白受。

和我说话时，她麻利地拿起扫帚，左扫右扫的，发出“唰唰”的声音。我看到了她幸福的样子，看到她身后街道干净整洁的样子。这时，我想起了她给我说过的一句话，我这份工作好，我爱这份工作，都说我们清洁工是城市的美容师，你看，多好呀。



奉献 周成斌 作

(庆祝“五一”劳动节作品专辑)

劳动创造了美。——马克思

瀛湖

第1309期

赵章新的“魔”性山林

陈延安

小赵叫赵章新，1994年出生，今年才28岁。但是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样子、皮肤、神态，包括他身上散发出的汗臭味儿，都让我感觉到，这是一位地地道道颇有“年份”的农民。

我想，因为他，岚皋县堰门镇进步村这个地方是有福的。

见到他时，是4月14日，是个阴天，这还只是在山脚下的天气，在他种魔芋的地方，海拔1200米的山上，就像要下雨了，凉风嗖嗖，难怪小赵在山下就好心而表示歉意地说：“今天让你们吃苦了，山上路不好，今天可能还有冷！”

他穿着一身蓝灰布衫，旧得不能再旧的样子，能看出来，满身都有泥土浸染的痕迹，有灰，头发有些长，从山里面要走出去到集镇理发，得有十好几天，不过头发长得都浓密，厚实，颜色油黑，说明体力和青年气儿还是很旺。

皮肤有些铜黄，那是日晒雨淋的结果；也不乏红晕，说明被晒的程度不小，时间不短；浓眉大眼，鼻梁，大耳，大脚大手，身上散发出一股酸汗味儿，活脱脱一位农民。

山里农民式腼腆，在他那儿表现得非常明显，不苟言语，但也爱笑，说话一如这山里的草木，简单、结实，没有修饰。

他是有车的，一辆价值十几万元却能跑山路的皮卡。拉种子，也捎带劳力，上下进出方便。他从车厢里提起一筐魔芋种就打扛在肩上，稚气未脱的脸和微笑宁静的样子，的确帅气。青年农民的飒爽英姿，应该就是这种劳动着与土接壤着。

与其说田间，不如说坡地，只是地势缓一些，但这样的地在山下很难找，一是这是巴山地区的普遍现象，山下陡峭，泥土硬，真到了山上地势又缓了，泥土软，尤其是那黑色的、树叶树枝腐烂后形成的土，脚一踩一个窝，特别适合种

植。

赵章新前住的，是一处林下，林下最肯长魔芋，尤其是槐树林，这是大家的共识，岚皋的经验，还在全国推广。实际上，赵章新才回家种魔芋两年，家就在距离这片魔芋地不远的山上。从小家里都种魔芋，但面积不大，用于自己吃。

高中毕业的他，出了学堂门，就到了西安，给别人安装电梯，2020年，第八年，他回来了。“我带过去的魔芋豆腐，大家都爱吃。我打听到，生产效益也好。”这八年，他攒下了几十万元钱。“可以用了，可以买房，但我还是想种魔芋！”对自己用汗水换来的厚厚的百元大钞，他没有太多摇摆。

“魔芋的战场在林下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但问题的核心在种子！”赵章新经过一番很清楚，岚皋魔芋的市场走向越来越远，魔芋面积越来越大，但是种子这块却非常薄弱。本地老品种岚皋花魔芋，膨大系数和抗病性都大打折扣。每年60%的种子，要靠从外省调，长途运输，成本高，损伤大，加上没经过本地驯化、培育、择良过程，容易水土不服。

“要端好种子的碗，才有魔芋这道粮！”今年3月，作为县政协委员的他，在小组讨论县政府报告时这样说。

2020年整地，2021年下种。经过两年日晒雨淋，小赵对比试验的三个品种：本地花魔芋和引进外省的清江花魔芋、致优1号有了结果。清江花魔芋最适合本地生长，膨大系数高、抗病性、繁殖能力强。“清江花魔芋牛蒡根能达到6-7个。”小赵说，他去年比种植魔芋面积达200亩。今年，小赵把这一面积扩大到500亩。“以后这个面积就稳定下来了，先成为周边魔芋种的集散地再说！”小赵介绍道。

年轻人种地，已实属罕见。不是大老板的年轻人直接回来种地，更是可贵。那些扛在肩上，握在手中的是种子，更是一份希望，一份担当。我怎能不对其肃然起敬呢？

母亲的缝纫机

石昌林

记忆中的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，每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，总会被她收拾屋子打扫院坝的声音吵醒。母亲春夏养蚕四季喂猪，洗衣做饭样样能干，没有见她休息的时候。

就是现在，每次回到老屋，满屋子仿佛都是她忙碌的身影。

记忆里最为深刻的是母亲的缝纫机了。那年夏天家里失了火，母亲和父亲全身大面积烧伤，生命垂危。多亏了当时五里镇医院里驻守着解放军医生，母亲和父亲才得以住进医院，接受免费治疗。母亲和父亲得救后失去了干重体力劳动的能力。所幸当时是大集体时代，父亲被安排经营村里的小卖部，母亲在家里照顾我们兄妹几个。

回到家里的母亲闲不住，便东拼西凑借钱买了一台缝纫机。

那时候，农村人穿衣服都是自己买布料请人做，做出来的新衣服在过年时穿。所以一到隆冬腊月，人们去集镇上把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土鸡蛋、土鸡、猪肉等卖了换成钱，然后去买布料，给自己和家人做一身新衣服，在大年初一的早上穿在身上走亲访友。我家住在高梁上，房后的公路边平时都人来人往，一到冬腊月更是熙熙攘攘、人流如潮。人们去时肩挑背扛，回来时兜里揣着人民币，怀里抱着刚买的布料。

母亲就把缝纫机搬到屋后的公路边，一边做衣服，一边收集布料。来来往往的人们把买来的布料交给母亲，母亲量好他们身体的尺寸后用粉笔写在布料上，按收集时的先后顺序给他们做衣服。

收集的布料堆成了山，母亲的缝纫机白天在房后的梁上不停地转动着，晚上在家里彻夜地响着。到了腊月快要过年的时候，母亲更是忙得顾不上做饭吃饭。

母亲饿了，便让站在她身旁看着她做衣服的我去给她下碗面条。我回到家里，先是在石炭炉子上放一个小铝锅烧水，然后取几根母亲早已洗净的蒜苗或葱，用刀切成碎末。水开了，我把柜子里的挂面抽出一小捆，放到锅里煮，然后再放点猪油、酱油，等到面条变软了再放进去葱花或者蒜苗和盐，最后浇上醋。面条做好了，我把面条盛在一个大洋瓷碗里，端到母亲面前看着她吃——母亲吃得头上冒汗，一连声地说着。

冬天的夜里，我钻进温暖的被窝，母亲坐在缝纫机前，缝纫机便嗡嗡地响。我一觉睡醒，母亲还坐在缝纫机前，嗡嗡声更加响亮了。早上起床去学校上学时，我总能看到缝纫机上放着还有剩剩剩的碗筷，我知道母亲又熬了一夜。

缝纫机的嗡嗡声伴随在我整个少年时代的梦里，就是现在回到老屋，半夜里醒来，我仿佛还能听见母亲踩踏缝纫机的嗡嗡声。

母亲踩踏缝纫机的声音，听起来是那么亲切，那么熟悉，它一下子就紧紧地抓住了我心灵最柔软的地方，使人不由得浑身战栗，不由得泪流满面啊。

母亲踩踏缝纫机的声音，此刻仿佛还在耳边响起。这一种铭刻在记忆深处的声音，这一种与心脏产生了同步跳动的声音，曾经那么长久地占据着游子的心，给他多少温暖，多少希望啊！

小时候，周围的人们普遍贫困，可是由于母亲的勤劳和要强，我们姊妹几个穿得比同村的孩子好，吃得也比同村的孩子好，家里原来住的是间茅草房（我没见过茅草房，是母亲有时在劳累过度或伤心落泪的时候向我哭诉的），后来推倒了茅草房盖起了三间大瓦房；几年后紧挨着原来的大瓦房又盖起了三间大瓦房；土地到户后没几年，又把六间大瓦房推倒建起了五间两层的小洋楼。

那是我们十里八村的第一幢小洋楼啊，那是母亲用勤劳和智慧换来的！

母亲的勤劳智慧不光让村里人羡慕，也形成了兄妹几个要强的性格。二弟大学毕业后在单位从普通职员做起，通过勤奋努力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。妹妹因为农活耽搁没有考上大学，在家务农的她报了函授，硬是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，去年又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会计师资格证，如今她是一家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。

我知道，我也不能懈怠了。因为母亲早已在我们的血液里传承了一种力量，一种精神的力量——努力向上，享受劳动。

